

# 东方芦笛 艾青

刘屏 著

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  
主编 傅光明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  
主编 傅光明

DONGFANG LUDI  
AIQING

# 东方芦笛——艾青

刘屏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芦笛——艾青 / 刘屏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2. 8

(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 / 傅光明主编)

ISBN 978 - 7 - 5336 - 6934 - 8

I. ①东… II. ①刘… III. ①艾青(1910~1996)——生平事迹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6861号

---

书名:东方芦笛——艾青

作者:刘屏

---

出版人:朱智润

责任编辑:徐家莉

责任印制:王琳

装帧设计:何宇清

---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3683010,3683011,3683015

排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551)335528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6.125

字数:140千字

版次: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

ISBN 978 - 7 - 5336 - 6934 - 8

定价:1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青春剪影出一首首梦的歌（代序）

傅光明

鲁迅《呐喊·自序》的开篇第一句话是：“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紧接着，他回忆起儿时家庭从小康坠入困顿，这样的苦涩经历使他从中得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继而要“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从他睁开眼看世界，他便有了梦，很美满的一个梦——到日本，学医，救治像他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直到课堂上放映关于日俄战事的画片，“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个故事本身已具有经典性，不仅如此，相信凡熟悉鲁迅的读者更喜欢咀嚼接下来的这一小段文字，因为它是鲁迅作家梦开始的地方：“学医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时，他又开始做好梦了。从仙台辍学回到东京，他邀几位朋友一起办杂志，以期迈出文学的第一步。但这本取“新的生命”的意思而叫《新生》的杂志，在策划中便胎死腹中，梦也随之转瞬即逝了。

因梦无法实现而带来的寂寞，一天天地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然后是无端的悲哀和驱除不尽的痛苦，而麻醉的最好办法是“使我沉入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让生命黯然销魂，直销到“再没有了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就这样，在蚊子多的一个夏夜，已蛰居北京，在绍兴会馆里百无聊赖钞古碑的鲁迅，迎来了一个老朋友。这位“偶或来谈”的金心异，便是正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钱玄同。聊天中，一段石破天惊的对话呱呱坠地，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经典的里程碑式的思想意象：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

子的希望。”

由此，鲁迅发出来“狂人”的呐喊，《狂人日记》不仅成为小说家鲁迅的起点，更成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源头和丰碑。

可以说，鲁迅是在生命日渐消沉的时候才做起小说来！显然，是“五四”孕育出了鲁迅的新生，而鲁迅又给“五四”注入了别样的新鲜活力和深邃的思想光芒。那本在东京未出世就夭折了的《新生》雪藏起鲁迅的摩罗诗力，而一本在北京崭新的《新青年》却真的赋予鲁迅新的生命——文学的、艺术的、精神的、思想的不朽生命。

简言之，由一篇短短的《呐喊·自序》，已大致可以为鲁迅，同时也可把这样的梦影当参照，为许多现代作家，甚至为读者自己画一幅青春剪影了。

像鲁迅一样，世上所有的人，年轻时候都会做许多梦。醒来一个梦，再做下一个梦，有梦便有希望在，人生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做梦寻梦。当然，悲哀时，又会感觉一如鲁迅所说，“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来无路可走”。如果真的无路可走了，还是要做梦，回忆青春的梦。没有了梦，便只剩下了绝望。

这套书里的作家们，年轻时几乎无不是有着一个又一个的梦。郭沫若像鲁迅一样，早年赴日本留学时，学的是医，后因受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和美国诗人惠特曼思想的影响，决心弃医从文；与郭沫若等一同发起成立“创造社”的郁达夫，留日之初，考入的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学部，后又改学过政

治学、经济学；冰心在写她的《繁星》、《春水》以前，就读协和女子大学理科，向往的也是日后成为一名医生。

然而，任何一个梦想的实现，都需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努力。一个人的青春岁月，时常是苦恼与快乐相伴、信心又时常与茫然相随。正是在这个时候，已经长大了的青少年，会突然惊奇地发现，原来世间的事情是如此的复杂，连黑与白都有可能变得不明晰和不确定起来，无法一下子认定的事情越来越多。这些对于作家来说，却又是不可或缺的人生经历、经验和体验。

无论他们在年轻时做过怎样的梦，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读书、求知。他们大都有过在海外或留学，或进修，甚或流亡的经历；许多人至少懂得一门外语，像巴金、郁达夫、钱钟书、杨绛等，通晓的外语在两门或两门以上。茅盾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开始写作他的小说处女作《蚀》三部曲。巴金的小说处女作《灭亡》写于巴黎，这之后，写作一发不可收。朱自清在出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的前一年，曾在英国进修过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后漫游欧洲五国，才有后来写作的《欧游杂记》、《伦敦杂记》。艾青最初读的是艺术学院绘画系，后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时，边学绘画，边接触欧洲现代派诗人，最终成为诗人，而不是画家。在南开中学就开始参与戏剧活动的曹禺，初入南开大学，读的是政治系，转至清华西洋文学系才真正开始钻研戏剧，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孕育出了他的《雷雨》、《日出》。

每个作家都有藏在他的文学梦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于启迪我们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思想，都是难得的知识营养。通过这样的故事，我们知道，徐志摩最早没想过要成为诗人，他留学美国时，学的是经济，转去英国，是为了追随罗素，搞政治。当丁玲陷在生活的困惑之中，她做过画家梦，更做过电影明星梦。各自已有深厚的人生体验的川籍作家艾芜、沙汀，是在他俩相遇后，一起走上文学路的。从湘西走出来的“乡下人”沈从文，学历只到小学，经过人生的许多坎坷沧桑，矢志不渝，最终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梦。

对于今天的读者，已经成为历史的他们，在这个“剪影”里构成了一组混着一个又一个青春生命泪与笑的梦的合唱。如果能够从他们一串串的梦里找到自己，相信你的未来不是梦！

2012年6月26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 目 录

第一章 双尖山下	/ 1
第二章 读书生活	/ 20
第三章 艺术之门	/ 49
第四章 巴黎之旅	/ 66
第五章 男儿有热血	/ 103
第六章 狱中岁月	/ 123
第七章 步入诗坛	/ 151
尾声 吹芦笛的诗人	/ 179
艾青主要著译书目	/ 183

## 1. 蒋家生了个“小克星”

浙江省金华古城东北方向，有一大片连绵的山岭。群岭中最高的一座叫双尖山。

晴天丽日天空飘着白云，双尖山很像一位骑着紫铜色战马、身上披挂弓箭的古代骑士，骁勇威武地在天边驰骋。

遇上阴天雾罩的日子，双尖山又似一个紧锁眉头沉着面容的魁伟武将，反背着双手默默耸立着。

靠双尖山东面，有一座绝壁断崖陡峭而宽阔的山冈，远远望去，活似一只斑斓猛虎，雄踞静卧，随时准备跃下山去捕获猎物。山冈也因此得名伏虎岩。

沿伏虎岩往东是别离山，窄窄的峡谷中一条长长的小路弯弯曲曲地延伸开去，直插入远处神秘莫测的原始森林中。

双尖山的西边是太阳岭，每天黄昏，劳碌了一天的太阳便在岭头隐去疲惫的身影，山前山后辛劳了一天的农人就走进了日落而息的夜晚。

不知是什么朝代，双尖山和太阳岭间，开出了一道刀劈斧削的隘口，南来北往远远近近的人们，靠着这条路世代地传递着精神和物质的食粮，繁衍着子孙。

畷田蒋村，是散落在双尖山南麓无数个小村庄中的一个。虽然有着秀美的自然景色，但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也许直到今天，这里的乡民和一切仍不为世人知晓。

畷田蒋村的自然环境，有点像古代诗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可是闭塞贫穷的生活，却使绝大多数的村民，生活在困

窘和愚昧的交道中。

村中曾发生过这样一桩悲惨的事：

一户穷人为了医治长期患病的孩子，卖去了家中所有值点儿钱的东西，就这样还是欠了一身的债。村里有人对孩子的父亲说：“你这个孩子是个讨债鬼，要想翻身必须舍掉他。”当父亲的听了痛哭一场，怎么说孩子也是块心头肉啊！为了全家的生计，父亲说服了家里人，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用酒把自己灌醉，然后借着酒劲亲手用菜刀把病儿砍死。酒醉心不醉，杀死亲儿的父亲再也没有力气和勇气将儿子收殓，只好请祖父把死儿装进捡粪的箩筐，盖些稻草，背到村外掩埋。祖父顶着寒风背着沉重的箩筐，蹒跚着向村外走去，脚后的石板路上留下了一串鲜红的血花。

对于村里发生的这类事，没有人埋怨这个父亲心狠，而多是叹息他命苦。

愚昧和穷困像一剂毒药麻木腐蚀着这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庄。

畷田蒋村也有七户过得富裕的人家，在这七户地主中，蒋忠樽家算是中等。这位 21 岁的一家之主，如今正在七十多里外的金华城里念中学，靠着祖上传下来的十余间房屋和两百多亩水田，他可以不为全家人的生计操心。何况在不远的傅村和孝顺两个集镇上，还有他与别人合股经营的两家店铺，一个是“永福祥”酱油坊，一个是“蒋贤兴”南货店。

蒋忠樽的父亲叫蒋文莲，曾是清朝的太学生，原配夫人是个童养媳，虽能干贤惠，仍难以博得丈夫的欢心，于是便有了得宠的二奶奶。

别看大奶奶难得蒋文莲的宠爱，却为他生养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从小惯坏了，吃喝嫖赌抽没有多大出息。二儿子便是蒋忠樽，生下来就带着一副“福相”，从小性情温和宽厚又听话，使蒋文莲隐约看到了家业的未来，也使双亲得到了心灵的安慰。蒋文莲暗自决定，有朝一日这份积来不易的家产一定传给蒋忠樽。为了日后的安排他亲自为儿子选择学校，设计前程。

1905年，蒋文莲因病去世，蒋忠樽果真继承了蒋门的家业，这年他才16岁，还是一个肩膀头没硬实的孩子。

为了承担起家庭的重担，蒋忠樽娶了义乌县王阡村的楼仙筹为妻。楼姑娘比丈夫小一岁，过门儿那年只有15岁，却成了蒋忠樽持家撑门的好帮手。慈眉善目的楼仙筹不识字，凭着聪慧和丈夫的熏陶，没几年就能朗朗上口地背诵不少唐诗。

几年过去了，蒋家的家业并没有因为易人而走下坡路，在蒋忠樽的悉心经营管理下倒是水涨船高一步一层楼。同时，蒋忠樽也并没有因操持家业而荒了学业。这个金华七中第三届的学生，在那个维新变法、洋务运动的时代大潮中，是一个忠实的“维新派”信徒。他已不甘于做一个祖辈那样因循守旧、安分守己的土财主，在他的思维中不时地会冒出一星半点带有叛逆色彩的火花。他甚至想象着在不久的将来，依照自己对传统和现实的理解，建立起一个中西文化聚合的新型家庭。在他的人生目标中，除了家业发达外，他还希望子孙满堂人丁兴旺。这种想法，特别是在妻子楼仙筹为他怀上第一个孩子后，更加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1910年的中国像一座熔岩涌动尚未爆发的火山，而小小的畝田蒋村，仍如世外桃源般的平静。



春节已过，农户们开始新一轮的耕作准备，蒋忠樽也打点行装告别家人返回金华七中，开始新学期的学业。

这次回校，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怀胎九个月的妻子，虽然家中有几个仆人老妈子无微不至地照料呵护，但不知为什么，他的潜意识里总有一丝不安在搅动。这第一胎该是个关键，有人为他掐算过，太太肚中的小生命肯定是“龙”不是“凤”。倘若真是这样，那他蒋氏的“耕读家风”才是锦上添花，大放光彩，他也算早早地了结了传宗接代后继有人的心愿。蒋忠樽绝对相信自己的“福相”和“八字”。

尽管如此，离家前蒋忠樽还是不止一遍地嘱咐家人：太太有什么动静，千万要尽快告诉我，万万不可耽搁。

事情果如精明的蒋忠樽所料，妻子将要分娩的消息如期而至，蒋忠樽急匆匆地在城里雇了辆马车，当天就与报信儿的家人一道赶回了畝田蒋村。

当他远远地看见村西半里远那两棵巨大无比的老樟树时，心中不由得升腾起一种浓浓的快意，仿佛在暗暗地对什么人说：“如今，我蒋忠樽也要为人之父了。”

可惜这种快意并没有保持多久，当蒋忠樽穿过村中那条东西走向的狭长小街，一只脚迈进熟悉的高墙大院时，那颗心一下子沉重了许多，妻子遇到了意料不到的难产。

整整两天两夜，蒋家上上下下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蒋忠樽的母亲经多识广，可这次也显得手足无措，只是不停地烧香祈祷大慈大悲的菩萨保佑。

听着妻子在产房中痛苦的呻吟和母亲在供桌前不断地祷告，看着接生婆无奈的神态和下人们出出进进的身影，蒋忠樽感到自己的精神有点坚持不住了，二十年来一直是风调雨顺



平步人生的他，第一次尝到了沟坎儿的滋味。

“怎么弄成这样？怎么弄成这样？”他真的弄不明白，一向关照他的老天爷，为什么这回偏偏跟他过不去。眼下别说光大“耕读家风”传宗接代了，孩子能否成活先不去管了，只要能保住大人，他就心满意足了。他把想法告诉了接生婆，她望着他摇摇头，说：“如今哪里还有什么退路。这孩子是生也得生，不生也得生了。”接生婆告诉他，可以再帮助太太努把力，但关键要看太太和孩子是否命大了。

或许是老天爷被母亲和儿子的痛苦而执著的求生欲望所感动，第三天婴儿终于落地了。随着孩子哇的一声哭泣，蒋家上下都仿佛卸下了千斤重磨。

“恭喜贺喜老爷、太太，您府上添了位小少爷。”

任接生婆满面春风地报着喜，蒋忠樽的心里却怎么也欢快不起来。他摸摸接生婆手中抱着的初涉人世的小东西，勉强地笑了笑，心中暗想：“你这个小家伙呀，差点要了你母亲的命啊！”

蒋忠樽亲自安排好产后的妻子，才感觉到周身的疲惫。他这几天茶饭无味、坐卧不安，这会儿躺在床上，浑身的骨架像散了一样，困乏一阵阵袭来，偏偏又睡不着，回想这几天的经历，真有些不堪回首。

他翻了个身，棕床发出吱吱的声响，突然隔壁屋中传来婴儿的啼哭声，一丝不祥的征兆掠过他的心头……

## 2. 奶娘大叶荷

说什么楼仙筹也不愿承认眼前这个现实，自己几乎用生



命才换来的儿子竟然是个“克星”。

“不，不不！这不可能！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不相信他会克自己的亲生父亲母亲。”楼仙筹说着，眼泪就刷地落了下来。

“唉！”蒋忠樽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也不想是这种结果，可算命先生的话只能信其有，不可认其无啊！”

蒋忠樽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些年接受了那么多外来的东西，可到头来，一个算命先生的话竟使他深信不疑。

父母和孩子的生辰八字不合，必然凶多吉少，给蒋门带来灭顶之灾。不过算命先生也提出了逢凶化吉的办法，把“克星”送给人家养活，五岁之前不能吃生母的奶，隔断与生身父母的一切关系，待到凶期过后，再接回家来。算命先生还特意叮嘱蒋忠樽，即使孩子回来，也永远不能叫他们为父母，而只能以叔婶相呼，这样方可保佑他们一世平安。

楼仙筹最终还是依从了丈夫。也许只有这一条路能保证蒋家大人孩子都平安。

事关重大，不可迟疑。蒋忠樽一边安排人准备护送身心交瘁的妻子回义乌县王阡村娘家去调养恢复身体，一边派家人到本村、外村去打听，有没有人家愿意收留奶养孩子。没有几个时辰，便有了回音。一是村东一对新婚一年才得头子的夫妇，另一是村北一个已生数子又生一女的中年妇女。

“我看就送村东那家吧！只要好好将养这孩子，工钱可以多些。”

孩子临送走前，蒋忠樽又郑重其事地给孩子起了名，叫蒋正涵，字养源，号海澄。

这个蒋海澄便是后来在中国现代诗坛上留下显赫声名的



大诗人艾青。

小艾青只在村东年轻夫妇家待了不到一天，又被转到村北那位养了一群孩子的中年农妇家奶养。

这位农妇是以溺死自己才生下来三天的女儿为代价，换取了蒋家少爷的奶养权。也许正是因为这点，蒋忠樽才下决心把小艾青交给了她。

“海澄交给‘大叶荷’，我也可以放心了。工钱多开一点儿，别亏待了她。”

安排完妻子和孩子的事，蒋忠樽了却了一桩大事，他又返回金华去继续他未完的学业。

这里还必须回过头来说一说“大叶荷”的情况。

大叶荷本不叫大叶荷，她从小被卖到畈田蒋村做蒋忠丕的童养媳。没有人知道她叫什么，因为是从五里外的大叶荷村来的，一来二去大叶荷便成了她的大号。

大叶荷是个苦命的女人，嫁给老实巴交一贫如洗的蒋忠丕后，她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她为丈夫生了三个儿子，比她大二十多岁的丈夫却被一场大病夺去了生命。为了三个孩子，大叶荷又嫁给了外村来的光棍汉姜正兴，而且很快又为姜正兴生了两个儿子。人口多家境穷，吃了上顿没下顿，每天度日如年，姜正兴就借酒消愁，醉了对大叶荷又打又骂。大叶荷听说村里的地主蒋忠樽家正为新出生的少爷找奶娘的消息时，她和姜正兴的第三个孩子刚出生三天。望着炕头上又瘦又小的女儿，她两眼茫然。一家大小八张嘴靠什么来填？总不能去喝西北风吧，如果能把奶养蒋家小少爷的活儿揽过来，那一家大小的日子就好过一点儿了。

大叶荷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姜正兴，丈夫摇着头叹气道：





“晚啦，蒋家少爷已叫村东头那家接了去。”

“咱再跟蒋家老爷说说，求求情抱过来吧！”大叶荷不甘心。

“唉！”姜正兴长叹一口气，摇摇头。

大叶荷看看怀里的女儿，眼睛突然亮了一下，她决心去找蒋忠樽的姐姐，把小少爷争到手。

蒋忠樽的姐姐终于被大叶荷的苦苦哀求说动了心，特别是这个贫苦农妇告诉她，为了奶养好小少爷，心甘情愿把自己刚出生的女儿溺死，以此来表达奶养小少爷的决心。

女人是最知道女人心的。蒋忠樽的姐姐凭着女人的直觉庆幸命硬可怜的侄儿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放心的好人家，尽管是穷了点儿。

大叶荷见蒋忠樽的姐姐同意为她去争取小少爷的奶养权，心中别提有多感激了，走投无路的一家人终于有了活路。

“明天一早就把少爷送来吧，女儿的事，我今天就把她送走。”想到女儿的下场，大叶荷鼻子一酸，她怕蒋忠樽的姐姐看到，赶忙转过身用袖口悄悄地抹了一把。

### 3. 穷人家的小少爷

小艾青似乎与大叶荷有着天生的缘分。

当蒋家的姑奶奶和下人把小艾青轻轻放到她怀里的那一瞬间，她就感觉到自己与这个孩子分不开了。

她看着婴儿张着小嘴四处寻找的样子，赶紧撩起衣襟，把鼓胀的奶头贴了上去，小嘴立刻咬住奶头吸吮起来。

“记住了，少爷的大号叫蒋海澄，以后你可要把他当做自